

如歌行板 王春煜

茶马古道



茶马古道遗址。作者供图

1959年，电影《五朵金花》一炮而红，万人空巷。大理，正是影片故事的产生地。现在我的脑海里，还残留着影片中的一些故事情节，其中的场景地“蝴蝶泉”更引起我的兴趣和好奇。于是，在抵达大理的第三天上午，我们乘兴驾车来到位于西岸线的蝴蝶泉公园。这里山清水秀，古林幽静。

一入门，便看见蝴蝶泉镶嵌在苍山洱海之间。蝴蝶泉西壁的大理石上，是谢沫若题写的“蝴蝶泉”三个大字。池边的蝴蝶树像一条青龙横卧于泉池上。泉水从岩缝沙层中浸透出来，水质清冽，一出地表便汇聚成潭，计有6米深。

史料记载，明朝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，旅行家徐霞客一人徒步游览了蝴蝶泉，并在著名的《徐霞客游记·滇游日记》中记述了这一胜景：“泉上大树，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，须翅翩然形态生动，其状酷肖，与生蝶（真正的蛱蝶）无异。又有真蝶千万，连须钩足，自树巅倒悬而下，及于泉面，缤纷络绎，五色焕然。游人俱从此月，群而观之，过五月乃已。”

景点命名，自古有以声论名，以形定称。蝴蝶泉得名，蕴藏着一段古老的爱情传说：相传很久以前，苍山云弄峰下的羊角村住着美丽的白族姑娘雯姑，云弄峰下住着勇敢善良的白族年轻人霞朗，他俩是一对幸福的恋人。后来王宫中的王子看上了雯姑，派人将雯姑抢入王宫。在一个夜晚，霞朗潜入宫内救出雯姑。他俩逃到无底潭边，被迫兵围困，霞朗奋起厮杀，终因寡不敌众，只得与雯姑牵着手双双跳入潭中。官兵退去，鸡鸣天亮，风停雨住，霞光满天。这时无底潭中飞出一对彩蝶，互相追逐，形影不离。紧接着，无数的彩蝶从四面八方飞来，竞相翩翩起舞。白族先民为了纪念雯姑与霞朗，将无底潭改名为蝴蝶泉，并把他俩殉情的日子（农历四月十五日）定为蝴蝶会。这充满浪漫色彩的蝴蝶泉，吸引了无数远方的旅客前来探访。

晚归时，我想起另一部优秀影片《山间铃响马帮来》，我们很想看看当年马帮所走的茶马古道是什么样子。于是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按图索骥来到茶马古道滇藏线上的沙溪古镇。这里地广人稀，有一种寥廓空旷的感觉。在我们面前孤零零的一间小屋，便是滇藏线上的古老驿站，也是供游人歇脚的地方。当年马帮驮去茶、糖、盐等生活必需品，都穿过沙溪小镇、昌都抵达拉萨，从藏区换回马匹、牛羊及皮毛。古道上的大宗贸易，是

茶叶和马匹，茶、马指的是贩茶换马，茶马互市兴于唐宋，盛于明清。

茶马古道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和边疆的古代交通路线，也是我国与境外的交通路线。当年大理地区出产团茶和茶饼，还有许多其他商品，如丝绸、瓷器等，也是通过沙溪小镇、昌都及拉萨直抵国外的缅甸、尼泊尔和印度。古时的运输，主要依靠人力和马匹，茶马古道是一条完全用人力和马脚力踩出的古道。

古镇上的小屋，很简陋，但门上的对联（大理国风花雪月/凤凰邑茶马生活），让人总不由想起古道上的马帮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怕艰苦、勇于进取的精神，在今日仍然是值得赞叹的。

而今，站在古道遗迹前，我仿佛看到古道上人来人往，仿佛看到成群结队的马帮正在紧张通过，甚至还能听到马嘶人喊的嘈杂声……

季候物语 田国

南方有乔木

初识糖胶树，在六月。这个季节迈过春暖花开莺飞草长，满眼都是盎然的青绿。

午时的院子十分安静，温和而凉爽，独自悠悠地逛，惬意且随性。很快，血液的循环游离出几许困意，像极酒后的微醺。风吹来，不远处的树开始晃动，带着身上一大簇一大簇的绿也随之颤抖起来，层层叠叠摇曳着，欢快而不失轻盈。叶子不时被风翻起，沙沙作响，像极了沉醉于华尔兹的舞者，欢快、忘我，蕴含无限张力。

充满艺术气息的律动让我沉迷，驻足树前许久才不舍离去。止不住内心的好奇，将拍下来的照片上网翻查，百度百科上说：此树轻瓣茎便有乳汁溢出，香甜有胶性，是制作口香糖的原料，故名“糖胶树”。树根、皮及叶均能入药，经济和观赏价值较高。此外，我还发现此树别名颇多，有橡皮树、灯架树、面条树、盆架子、黑板树、鹰爪木、九度叶、肥猪叶、吃力秀、鸭脚木、乳木、魔神树、摩那、列驼牌、马灯盆等等。古人自谦，不过姓氏名字别号，大抵再多个溢号，而糖胶树，兴许是与其他热带常青树长相太过雷同，有如此多的叫法居然能让人熟视而过却鲜有人知其本名。

再见糖胶树，已是九月。仿佛一夜间，昨日还是轻巧的模样，如今竟是厚重了不少，陡生出的星星点点，竟一时分辨不出是花还是叶。走近细看，这才诧异地发现，那沉甸甸压弯了枝头的，竟是那初放的花蕾。短短的花梗上缀满了青白色的小花儿，半开半卷着，露出白嫩嫩的茎，却丝毫没有散发出花朵应有的香气，只见每一朵彼此亲密地依附着，聚拢成大片大片的花簇，清丽脱俗且生机盎然。

花开往往沁人心脾，此树却“一树开花，满城郁郁”。在其他乔木初吐夏日青果时，它刚刚迎来花期，在恰逢果实累累的季节，它却在大张旗鼓地含苞怒放。每年十月，是糖胶树花期的尾声，也是它一年里最为壮观的时期，白日里的它，无论怎样的风吹日晒，都是温良乖巧，硬是露不出一丝芳迹，到了夜里，却放下温婉的性子，毫无保留地倾情怒放。一朵朵小花团簇着竞相盛开，像一串串风铃，摇曳斑斓，尽情地展现着春日里才有的争奇斗艳。让行走在夜色或居家的你，无论在路边还是小区，总能猝不及防地嗅到花儿们的浓烈与奔放，仿佛一个偌大的花园里，只有它在无尽地释放着强烈的荷尔蒙，周遭的树木只有羡慕嫉妒和一筹莫展的份。

此花味道太过浓郁，总让人头晕脑涨却无处可逃。久而久之便“臭名昭著”，甚至被人们调侃要“开除树籍”。我常听到左邻右舍抱怨这花的气味过于浓烈，影响了夜晚原本清新的空气，关门掩窗仍无济于事，甚至还要求物业剪枝伐树，可我却了无恨意。自然界的物种千千万万，姿态花味本应不尽相同，即便基因不够强大，外观不够亮丽，甚至花香亦不尽如人意，但既然被大自然赋予了生命，就要不曲意迎合，坦然面对，顽强地去生存和生长。

其实，这样的花期并不长久，“突如一夜秋风来，千树万树落飞英”。清晨，细小的花儿恹恹地铺满了车顶滚落在地，仿佛一张温柔的小薄毯，不断地将所属的领地一块块划分开来。青变成了黄，黄变成了乌，生命濒临死亡，活力转为寂静。突如其来的暴雨，提前将花的一切带走，仿佛从未来过。叹息，最后的停留成就了另一种凄美。

走着走着，日子离开了11月。再过几日，就连花的影子也彻底消失了。很快，骤降的温度让人感受到初冬的来临。我搓着手再次路过这棵树，无意识的抬眼，让我看到了少许垂挂的细枝绿条。我又一次惊诧不已。饱经非议的花期加上近乎毁灭的重创，它竟能在萧条落寂的冬日里，悄悄结出希望的种子。我拍了拍树干，心底不禁暖意流淌，曾经的繁华即将变成壮硕的饱满，它默默拼搏、倔强坚韧，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意义与价值。

人生有时亦是如此。理应功成名就时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到达理想的彼岸，苦恼、懊悔、放弃接踵而来。“花开终有时，人生或可期”。我们可否像糖胶树一样，不在乎别人的眼光，不放弃对生活的希望，按照既定的目标和轨道前行，坚信理想终将实现。结局也许是姗姗来迟，也许是终未遂愿，但在广袤无垠的人生舞台上努力过、展示过、奋斗过，便不失为一场精彩，不负一段无悔人生。

冬月到了，亦复如斯。北方下皑雪，南方长乔木。



糖胶树开花。资料图

流金岁月 莫壮才

恰同学五十年

关于同学，毛主席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有词：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”。那年，该词作者刚过而立之年，将离开韶山经长沙去广州办农民讲习所，准备好干一番惊天动地改变社会的事业。此时，重游橘子洲，借景生情，以词壮志，心生朝气，亦在情怀之中。

我们此次同学五十年聚会，大概率就没有这般的豪迈底气了。人生，有几个五十年？时间最公平，让我们分秒必争又分秒不差地走过了五十年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时间老人让我们自主选择了自己的发展道路。而今让我们欣慰的是，我们从未停歇过自己的脚步，一直奋发图强追求成就自己的人生。

有的在事业上打拼，努力上进又善于借力打力，所以人生一路风光。壮子弟，算是一个。他是牙科科班，医德医术精湛，行医做到了极致，恩泽琼海中原地区，东南亚华侨回来总是上门找他“做牙”，是我们家乡很负盛名的牙医大夫。在部队二十余年的尔钦哥，部队后勤保障技术了得，是军区推广实用技术尖兵。此番聚会的研学基地，那个模仿当年红军灶的烧柴灶就是他亲力亲为垒成的。在班里，尔钦哥至今当仁不让稳拿“高大伟岸风流倜傥”的雅号。连藩哥，毕业后子承父业当起乡村教师，三寸讲台写春秋，而今桃李满乡里，是乡里的金牌老师和校长。

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始终平凡，不求大富大贵，但求做事实实在在，做人坦坦荡荡，积德行善。现在他们大多数儿孙绕膝，家庭幸福，身体健康。班长居安是这个群体的优秀代表。他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家乡，当过大队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。任上把实事做好，把好事做实，是百姓心目中的好书记，乡村振兴与农民创业致富的带头人，还斩获不少荣誉。前年退休后，他继续在儿子的农庄里发挥余热，当起了神气的“鹅司令”。

求新求变，是我们同学永远的生活底色。当年的帅哥李昌平，创业路径别具一格，善变求新，至今事业依然风生水起，成就乡里，名声远播。还有家雄哥、典金姐，他们都曾创造过辉煌。家雄做项目屡屡得手，其他方面也有不薄收获。典金姐至今还打理着自己的杂货店，一样红红火火。

铁肩担道义，情怀通乡里，也是我们同学的做人品格。当年常与我一起被老师抓去抄写歌曲海报和宣传墙报的华燕哥、颇有数学天分的典明哥，如今都是村里受人敬重的“父兄”（乡言，村里长者），村里大事要事麻烦事，总是由他们去主导打理，兄弟姊妹之间的纠葛也由他们出面疏导。

聚会时，我们共同回忆了昔日班里出彩的年轮瞬间。大家都记得我们给王启甲这位机电王（物理课，当年叫“机电”）“恶作剧”，有人画漫画，有人写打油诗，这个恶作剧最后传到校长那里，周一校会上，校长居然把打油诗通过沙哑的喇叭广播出来：打开机电册，怒火胸中烧。黑刮（乡言，地瓜）教黑刮，实在不可悲。校长这一出，倒让打油诗在高中部同学间争相传播。此刻，没有人关注诗出自谁之手。

多年后，我到屯昌任职，跟先行调到屯中任“机电”教研组长的王启甲一叙，他居然拿出写此诗的课本，课本已经蜡黄，但字迹清晰可辨，字体很清秀，老师丝毫没有责怪同学的恶作剧，心里倒添了几分欣慰。

五十个春秋如白驹过隙，为这次聚会平添了几分凝重。时至今日，我们全班57人，其中有7位已先走一步了，从此阴阳两隔。聚会中，大家达成一个共识：身体健康，是对时光的丰厚回赠，是生活的最大财富，也是对社会、对子女最现实最实惠的贡献。
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几度推杯碰盏，已见华灯初上。唯留当年豪情，不胜酒力的彼此，还留几分清醒。起身辞别，互道祝福，而后各自回家——那是情感的终极归宿。